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三十六回 何元慶兩番被獲 金兀朮五路進兵

詩曰：廟堂無策可平戎，坐使甘泉照夕烽。寶鼎銅駝荊棘裡，龍樓鳳閣黍離中。

卻說岳元帥要見何元慶的兩個家將，何元慶就把手中兩柄溜銀錘一擺，叫聲：「岳飛，這就是我兩個家將！你祇問他肯降不肯降。」岳爺大怒道：「好匹夫！百萬金兵，聞我之名，望風而逃，豈懼你這草寇！本帥見你是條好漢，不能棄暗投明，反去幫助叛逆，故此好言相勸。怎敢在本帥面前，搖唇弄舌？不要走，且吃本帥一槍罷！」要的一槍，劈面門刺來。何元慶舉銀錘，當的一聲架開槍，叫聲：「岳飛，休要逞能！你果能擒得我去，我便降你。倘若不能，恐怕這錘不認得人，有傷貴體，那時懊悔遲矣！」岳元帥道：「何元慶，你休得誇口！敢與本帥戰一百合麼？」說著，要的又是一槍，元慶舉錘相迎。槍挑錘，好似狼狽舞爪；錘架槍，渾如獅子搖頭。這一場大戰，真個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村。直戰到未牌時分，不分勝敗。元慶把錘架住了槍道：「明日再與你戰罷！」岳爺道：「也罷，且讓你多活一晚，明日早來領死！」兩下鳴金收軍。那邊河元慶回山，暗暗傳下號令：「今夜下山去劫宋營，各各準備。」不提。

且說岳元帥回到營中坐定，對眾將道：「我看何元慶未定輸贏，忽然收兵，今晚必來劫寨。湯懷兄弟可領本部軍兵，在吾大營門首開掘陷坑，把浮土蓋掩。」再令張顯、孟邦傑各領撓鉤手，皆穿皂服，埋伏於陷坑左右，吩咐道：「如拿住了何元慶，不准傷他性命。如違，定按軍法！」三將領令，各去行事。又令牛皋、董先各帶兵一千，在中途埋伏，截住他歸路，須要生擒，亦不許傷他性命。二將領令去了。元帥自把中軍移屯後面，分撥已定。

到了二更天氣，何元慶就帶領一千嘍囉，盡穿皂服，口銜枚果，馬摘銅鈴，悄悄下山，竟往宋營。看看將近營門，元慶在馬上一望，祇見宋營寂然無聲，更鼓亂點，燈火不明。元慶道：「早知這般營寨，岳飛早已就擒。」當時就一聲號炮，點起燈球火把，如同白日。何元慶為首，吶聲喊，一齊衝入營。祇聽得宋營中一聲號炮響，何元慶連人帶馬跌入陷坑。右有張顯，左有孟邦傑，帶領三軍一齊上前，將撓鉤搭起何元慶來，用繩索綁住。那些嘍囉一見主帥被擒，各各轉身逃走。正遇董先、牛皋攔住去路，大叫：「休走了何元慶！」眾嘍囉齊聲跪下道：「主帥已被擒去，望老爺們饒命。」牛皋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隨俺們轉去。如要走回去的，須要留下頭顱來！」眾嘍囉齊聲道：「情願歸降！」牛皋、董先帶了降兵，回至大營門口。

等候天明，岳元帥昇帳坐定，眾將參謁已畢。張、孟二將將何元慶綁來繳令，牛皋、董先也來繳令。刀斧手將何元慶推至帳前，見了岳元帥立而不跪。元帥陪著笑臉，站起來道：「大丈夫一言之下，今請將軍歸順宋朝，再無異說。」元慶道：「此乃是我貪功，反中了你的奸計，要殺就殺，豈肯服你！」元帥道：「這又何難。」吩咐放了綁，交還了何將軍馬匹雙錘並本部降兵，再去整兵來戰。左右領令，一一交清。元慶出了宋營，帶領嘍兵竟回棲梧山，於寨中坐定，好生惱怒：「不想中了奸計，反被這廝取笑一場。我怎生計較，拿住了岳飛，方出得胸中之氣！」不說元慶思想報仇之計。

再說岳元帥次日昇帳，喚過張用問道：「那棲梧山可有別路可通麼？」張用道：「後山有條小路，可以上去。祇是隔著一溪澗水，雖不甚深，裝狹難走。」元帥道：「既有此路，吾計成矣！」遂命張用、張顯、陶進、賈俊、王信、王義帶領步兵三千，每人整備布袋一口，裝實沙土，身邊暗帶火藥。到二更時分，將沙袋填入山溪，暗渡過去。取棲梧山後殺入寨中，放火為號，六將領令而去。又暗寫一束帖，命楊虎、阮良上帳，吩咐照東行事，二將領命去了。又喚耿明初、耿明達上帳，亦付東帖，命依計而行。二將亦領令而去。正是：

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裡捉金烏。

岳元帥分撥已定，忽報何元慶在營前討戰。元帥就帶領兵將，放炮出營。兩軍相對，射住陣腳。岳爺出馬，叫聲：「何將軍，今日好見個高低了。」元慶道：「大刀闊斧奇男子，今日與你戰個你死我活，纔得住手。」岳爺道：「我若添一個小卒幫助，也不算好漢，放馬來罷！」元慶拍馬提錘就打，岳爺舉槍招架。元慶這兩柄錘，盤頭護頂，攔馬遮人，一派銀光皎潔。岳爺那一杆槍，右挑左撥，劈面分心，渾如蛟舞龍飛。兩個直殺到天色將晚，並不見個輸贏。

岳爺把槍架住了雙錘，叫聲：「將軍，天色已晚，你若喜歡夜戰，便叫軍士點起燈球火把，戰到天明。若然辛苦，回去將養精神，明日再來。」元慶大怒道：「岳飛，休得口出大言，我與你戰個三晝夜！」遂各叫軍士點起燈球火把，三軍吶喊，戰鼓忙催，重新一場夜戰。

殺至三更將近，祇聽得棲梧山上兒郎吶喊，火光衝天。岳爺把馬一拎，跳出圈於，叫聲：「何元慶，你山上火起了！快快回去救火！」何元慶回頭一看，果然滿山通紅，心裡吃了一驚！又聽得一班宋將齊聲高叫：「元帥，趁此機會拿此狗頭！」岳爺道：「不可，何將軍快些回去！」元慶回馬便走。不多路，山上嘍兵紛紛的取下山來，報道：「茶陵關張用，帶領人馬從後山殺上來，四面放火，奪了山寨。小人們抵敵不住，祇得逃下山來。」元慶咬牙切齒，大罵張用：「這喪心奸賊，與你何讎，搶我山寨，叫我何處安身！」眾頭目道：「山寨已失，後面又有岳飛兵阻，不如且回汝南，奏聞大王，再發傾國之兵前來報仇何如？」元慶道：「講得有理。」就帶了眾軍士撥轉馬頭，望汝南大路進發。

元慶行到天明，叫聲：「苦！我死於此矣！這一條大橋是誰折斷了！此處又無船隻，叫我怎生過去！」眾兒郎看了，正在著急，忽聽得一聲炮響，水面上撐出一隊小船來，俱是四槳雙檣，刀槍耀目。前面兩隻船頭上，站著楊虎、阮良，各執兵器，高聲大叫：「何將軍，我奉元帥將令，在此等候多時，邀請將軍回保宋室江山，快請下船！」眾嘍囉嚇得魂飛魄散。何元慶也不答話，撥馬便走。

直至白龍江口，眾兒郎一看，但見一派大江，並無船隻可渡，又聽得後面未兵追聲已近。何元慶道：「又不能過得江去，不如殺轉去與岳飛拚了命罷！」軍士用手指道：「這小港內不是兩隻漁船？」元慶一馬跑上來，叫道：「漁翁，快來救我！我乃棲梧山上大元帥何元慶！渡了我過去，重重謝你。」那漁翁聽了，把船撐出港，把手一招，叫聲：「兄弟，快把船使來，是何老爺在此。」兩隻小船一齊撐至沙灘，叫聲：「何老爺，快請上船來！」元慶道：「你這小船，怎渡得我的馬？」漁翁道：「老爺坐在小人船上，把這兩柄錘放在兄弟船中，老爺身體重，大江大水不是兒戲的，那裡還顧得馬！」元慶祇得下船，把錘放在那隻船上，連忙撐得船離岸。岳元帥的追兵已經趕上。那些眾頭目齊齊跪下，情願投降。元慶看了，□分淒楚道：「還虧得不該死，遇著這兩個漁翁救我，祇是可惜我的馬被他們拿去了！」元慶又叫：「漁翁，你兄弟的船為何搖向那邊去了？」漁翁道：「啊呀！不好了！我這兄弟是好賭的，看見老爺這兩柄錘是銀子打的，便起不良之心將錘拐去了！」元慶道：「你快叫他轉來，我多將金帛送他。」漁翁道：「老爺差了，他現的不取，反來取你賒的？」元慶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是你與他同謀的了。」漁翁道：「甚麼同謀！老實對你說了罷！我那裡是甚麼漁人，我乃當今天子駕前都統制將軍耿明初，這個兄弟耿明達是也。奉岳元帥將令，特來拿你的。」元慶聞言，立起身來打漁翁，這耿明初翻滾落長江去了！何元慶站在船中，心內暗想：「如今怎麼處！」正在無可如何，那耿明初在水底下鑽出頭來，叫聲：「何元慶下來罷！」兩手把船一扳，船底朝天，元慶落水，被耿明初一把擒住，捉到岸上，用繩綁了，解到元帥馬前。

岳爺見了，連忙下馬，吩咐放綁，便道：「本帥有罪了！不知今番將軍還有何說？」元慶道：「這些詭計何足道哉！要殺便殺，決不服你！」岳爺道：「既如此，叫左右交還錘馬，快請回去，再整大兵來決戰。」元慶也不答應，提錘上馬而去。眾將好生不服，便問道：「元帥兩次不殺何元慶，卻是為何？」岳爺道：「列位賢弟不知，昔日諸葛武侯七縱孟獲，南方永不復反。今本帥不殺何元慶，要他心悅誠服來降耳！湯懷兄弟，你可如此如此。」湯懷領令而去。

卻說那何元慶來到江口，又羞又惱，又無船隻，暗想：「曹成也不是岳飛的對手，真個無路可投，不如自盡了罷！」正欲撥劍自刎，祇見宋將湯懷匹馬空身，飛奔趕來道：「岳元帥記念何將軍，著我前來遠送。請將軍暫停鞭撻，待小將準備船隻，送將軍渡江。」正說間，又見後面牛皋帶領健卒，扛抬食物趕來道：「奉元帥將令，因何將軍辛苦，誠恐飢餓，特備水酒蔬飯，請將軍聊以充飢。」元慶泣道：「岳元帥如此待我，不由我不降也。」就同了湯懷、牛皋來至岳元帥馬前跪下，口稱：「罪將該死，蒙元帥兩次不殺之恩，今情願投降！」岳爺下馬，用手相扶道：「將軍何出此言？賢臣擇主而仕，大丈夫正在立功之秋。請將軍同保宋室江山，迎還二聖，名垂竹帛也！」遂叫左右將副衣甲與何將軍換了。遂率領三軍，回茶陵關紮營。傳令棲梧山降卒皆換了衣甲，就撥與何元慶部領。又備辦酒席，與何元慶結為兄弟。合營慶賀，一面申奏朝廷，養兵息馬，差人探聽曹成消息。

過了幾時，報有聖旨下來。岳爺帶領眾將，出關接旨，迎到堂上開讀：因得湖廣洞庭湖水寇楊么猖獗，特調岳飛移兵剿滅。元帥接過聖旨，送了欵差起身。恰好探子回報：「探得汝南曹成、曹亮領兵逃去，不知下落！」元帥就問何將軍：「那二曹不知往何處避兵？」元慶道：「曹成兄弟膽量甚小，聞宋將已降，故爾站身不住。他有許多親眷都在湘湖、豫章等處，佔據山寨做賊，定然投向那邊去了。」岳爺道：「量這曹成，不足為患。」遂傳令大兵，一齊撥寨往湖南進發。在路秋毫無犯。不一日，到了澶州。早有鎮守本州總兵率領眾官出關迎接。

岳爺引兵將進關，到了帥府，問總兵道：「楊么在何處？」總兵道：「楊么連日在城外焚掠。想是聞知元帥兵到，已於前兩日不知那裡去了？」元帥傳令安頓營盤，一面差人探聽楊么消息，不提。

再說金邦兀兀探聽岳元帥兵駐澶州，征服水寇，就與軍師哈迷蚩計議：「如今這岳南蠻遠出，正好去搶金陵。」哈迷蚩道：「已定有一計，狼主可請大太子領兵□萬，去搶湖廣。」兀兀道：「岳南蠻正在湖廣，怎麼反叫大王爺到那裡去？」哈迷蚩道：「那大太子到那裡，並不與他交戰。祇要他守東，我攻西；他防南，我向北。牽制得那岳飛離不得湖廣。這裡就命二太子領兵□萬，去搶山東；三太子領兵□萬，去搶山西；五太子領兵□萬，去搶江西。弄得他四面八方來不及，然後狼主自引大兵去搶金陵，必在吾掌握之中矣！此是五路進兵中原之計，不知狼主意下如何？」兀兀聞言大喜，遂召請四位弟兄各引兵□萬，分路而去。兀兀自領大兵二□萬，竟望金陵進發。但見：

殺氣橫空，日黑沙黃路漫漫，白雲衰草霜凜凜；紫塞風狂，胡笳羯鼓悲涼月，赤幟紅旗映日光。遍地裡逃災難的，男啼女哭；一路來擄財帛的，萬戶驚惶。番兵夷將，一似屯蜂聚蟻；長刀短劍，好似密竹森篁。可憐那櫛風沐雨新基業，今做了鬼哭神號古戰場！

詩曰：

刀鋒耀眼劍光芒，搖漾旗幡蔽天荒。馬蹄踏碎中原地，穩取金陵似探囊。

這時節宗留守守住金陵，屢次上表，請康王回駐汴京，號令四方，志圖恢復，無奈康王不從。此時打探得兀兀五路進兵，岳飛又羈留湖廣，急得舊病發作，口吐鮮血斗餘，大叫「過河殺賊」而死。後人有詩曰：

丹心貫日竭忠誠，志圖恢復待中興。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

又詩曰：

禍結兵連偏帝都，中原義旅幾招呼？南朝誰唱公無渡，魂繞黃流血淚枯！

卻說兀兀兵至長江，早有眾元帥、平章等四下拘覓船隻，伺候渡江。那長江總兵姓杜名充，他見兀兀來得勢大，心下暗想：「宗留守已死，岳元帥又在湖廣，在朝一班佞臣那裡敵得兀兀大兵？那兀兀有令，宋臣如有歸降者，俱封王位。我不如獻了長江，以圖富貴。」主意已定，就吩咐三軍豎起降旗，駕了小舟來見兀兀，口稱：「長江總兵杜充特獻長江，迎接狼主過江。」兀兀大喜，就封為長江王之職。杜充謝恩道：「臣子杜吉官居金陵總兵，現守鳳臺門，待臣去叫開城門，請狼主進城便了。」兀兀道：「爾子若肯歸順，亦封王位。」就命杜充為向導，大兵往鳳臺門而來。

再說康王正在宮中與張美人飲宴，祇見眾大臣亂紛紛趕進宮來，叫道：「主公不好了！今有杜充獻了長江，引番兵直至鳳臺門，他兒子杜吉開門迎賊，番兵已進都城！主公還不快走！」康王大驚失色，也顧不得別人，遂同了李綱、王淵、趙鼎、沙丙、田思忠、都寬，君臣共是七人，逃出通濟門，一路而去。

那兀兀進了鳳臺門，並無一人迎敵，直至南門，走上金階。進殿來，祇見一個美貌婦人跪著道：「狼主若早來一個時辰，就拿住康王了。如今他君臣七人逃出城去了。」兀兀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美人道：「臣妾乃張邦昌之女、康王之妃。」兀兀大喝一聲道：「夫婦乃五倫之首，你這寡廉鮮恥、全無一點恩義之人，還留你何用！」走上前一斧，將荷香砍做兩半片。遂傳令命番官把守金陵，自家統眾追捉康王。遂令杜充在前邊引路，沿城追趕。所到之處，人祇道杜充是保駕的，自然指引去路，遂引著兀兀緊緊追趕上來。

這裡康王君臣七人，急急如喪家之狗，忙忙似漏網之魚，行了一晝夜，纔得到句容。李綱道：「聖上快將龍袍脫去，換了常服方可。不然，恐兀兀跟蹤追來！」康王無奈，祇得依言，不敢住腳，望著平江府秀水縣，一路逃至海鹽。海鹽縣主路金，聞得聖駕避難到此，連忙出城迎接，接到公堂坐定。王淵道：「如今聖駕要往臨安，未知還有多少路？」路金道：「道路雖離此不遠，但有番兵，皆在錢塘對面下營。節度皆棄兵而逃。聖上若到臨安，恐無人保駕，不如且在此待勤王兵到。」王淵道：「你這點小地方，怎生住得？」路金道：「地方雖小，尚有兵幾百。此地有一隱居傑士，祇要聖上召他前來，足可保守。」高宗叫聲：「卿家，此地有甚麼英雄在此隱居？」路金道：「乃是昔日梁山泊上好漢，復姓呼延名灼。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主公召來，足可保駕。」王淵道：「呼延灼當日原為五虎將，乃是英雄。祇恐今已年老，不知本事如何？」高宗道：「就煩卿家去請來。」知縣領旨而去。

一面縣中送出酒筵，君臣飲酒。王淵道：「依臣愚見，還是走的為妙。倘到得湖廣會見岳飛，方保無事。」高宗道：「列位卿家！朕連日奔走辛苦，且等呼延灼到時，再作商議。」

正說間，路金來奏：「呼延灼已召到候旨。」高宗命：「宣進來。」那呼延灼到縣堂來見駕，高宗道：「老卿家，可曾用飯否？」呼延灼道：「接旨即來，尚未吃飯。」高宗就命路金準備酒飯，呼延灼就當駕前飽餐一頓。

忽見守城軍士來報：「番兵已到城下。」高宗著驚！呼延灼道：「請聖駕上城觀看，臣若勝了，萬歲即在此等勤王兵到。臣若不能取勝，聖上即時出城，往臨安去罷！」高宗應允，遂同了眾臣，一齊上城觀看。

祇見杜充在城下高叫：「城內軍民人等聽者，四太子有令，快快把昏君獻出，官封王位，莫待打破城池，雞犬不留，悔之晚矣！」話聲未絕，那城門開處，一位老將軍出城，大喝一聲：「你是何人，敢逼吾主？」杜充道：「我乃長江王便是，你乃何人？」呼延灼道：「嘎！你就是獻長江的奸賊麼！不要走，吃我一鞭！」耍的一鞭，望杜充頂梁上打去，杜充舉金刀架住。呼延灼又一鞭攔腰打來，杜充招架不住，翻身落馬。眾番兵轉身敗去。呼延灼也不追趕，取了首級，進城見駕。高宗大喜道：「愛卿真乃神勇！寡人若得回京，重加官職。」吩咐將杜充首級，號令在城上。

再說番兵敗轉去，報與兀兀道：「長江王追趕康王，至一城下，被一個老南蠻打死了。」兀兀道：「有這等事！」就自帶兵來至城下，叫道：「快送康王出來！」高宗正與眾臣在城上，見了流淚道：「這就是兀兀，拿我二聖的！孤與他不共戴天之讎！」呼延灼道：「聖上不必悲傷，且準備馬匹。若臣出去不能取勝，主公可出城去，直奔臨安，前投湖廣，尋著岳飛，再圖恢復。」

說罷，就提鞭上馬，衝出城來，大叫：「兀兀休逼我主，我來也！」兀兀見是一員老將，鶴發童顏，威風凜凜，□分歡悅，便道：「來的老將軍何等之人？請留姓名。」呼延灼道：「我乃梁山泊五虎上將呼延灼是也。你快快退兵，饒你性命。不然，叫你死於鞭下。」兀兀道：「我非別人，乃大金國兀兀四太子是也。久聞得梁山泊聚義一百八人，勝似同胞，人人威武，個個英雄，某家未信。今見將軍，果然名不虛傳！但老將軍如此忠勇，反被奸臣陷害。某家今日勸你不如降順某家，即封王位，安享富貴，以樂天

年，豈不美哉？」呼延灼大怒道：「我當初同宋公明征伐大遼，鞭下不知打死了多少上將，希罕你這樣個把番奴！」遂舉鞭向著兀朮面門上打去，兀朮舉金雀斧架住，兩人大戰了三□餘合，兀朮暗想：「他果是英雄。他若少年時，不是他的對手。」二人又戰了□餘合。呼延灼終究年老，招架不住，回馬敗走。兀朮縱馬追來。呼延灼上了吊橋。不知這吊橋年深日久，不曾換得，木頭已朽爛了。呼延灼跑馬上橋，來得力重，踏斷了橋木，那馬前蹄陷將下去，把呼延灼跌下馬來。兀朮趕上前，就一斧砍死。城上君臣看見，慌慌上馬出城，沿著海塘逃走！

那兀朮砍死了呼延灼，勒馬道：「倒是某家不是了！他在梁山上何等威名，反害在我手。」遂命軍士收拾屍首，暫時安葬：「待某家得了天下，另行祭葬便了。」城內百姓開城迎接。兀朮進城，問道：「康王往那裡去了？」軍民跪著答道：「康王同了一班臣子逃出城去了。」兀朮傳令，不許傷害百姓。進帶領大兵，也沿著海塘一路追去。不上□來里路，遠遠望見他君臣八人在前逃奔。高宗回頭看見兀朮追兵將近，嚇得魂飛魄散，真個似：分開八片頂陽骨，傾下半桶雪水來。不知高宗君臣們脫得此難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